



## 张继明

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副主任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
方舱队的队员还有什么工作？

**张继明：**武昌方舱医院3月10号休舱，但我们的工作完全结束是3月12日，因为休舱后我们要去做消毒的工作。武昌方舱医院是由洪山体育馆改建的，以后它还要恢复使用，所以必须对洪山体育馆内外环境进行消杀。

华山医院一共派出4支医疗队到武汉，我方舱队是第三批，一共46人。方舱医院休舱后，有一部分队员（主要是后勤保障人员和放射、检验、药剂等技术人员）工作完成了，他们先期回到上海。剩下的志愿留下的26名医护人员已经合并到华山医院第四批医疗队，在同济医院光谷院区工作。这个医院是武汉留下的十家定点收治医院之一，收治的病人以重病人为主，我们留下的队员和他们一起在这家医院工作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休舱那天您是什么心情？您怎样评价方舱医院在疫情中的作用？

**张继明：**休舱是意料之中的事，因为方舱医院建立的目的就是解决当时床位紧张。新冠肺炎病人跟其他病人不一样，不管轻重都需要住院，必须隔离，如果不到医院去，这些病人就会造成更多人的感染。

没有方舱医院的时候，有的轻型病人在家里，可造成家庭聚集性感染，全家人全部感染发病的例子很多。有的轻症病人住在医院，他们挤占了床位，重型病人就更没办法住院。方舱医院很好地解决了这个矛盾。

首先我们把轻的病人隔离起来，但光隔离还不行，有的病人有基础疾病，有的病人有可能加重，所以方舱里还必须配有医护人员和相关设备。

随着武汉新发病人数量下降，我方舱医院病床逐步空出来，最后49名病人转到其他定点医院后，方舱医院的使命画上句号。方舱医院休舱，反映出整个武汉的疫情的控制取得重大的进展。

方舱医院是在武汉疫情最艰难的时候开出来的，我指的艰难是发病率。新发病人高峰的时候，我们采取了建设方舱医院这个不得已而为之方法。



方舱医院起到了收治病人和阻断社区传染的双重效果。

我觉得方舱医院是特殊情况下的一个创举，是疫情控制的关键。在发病最高的时候，方舱医院把1万多个病人收进来，也没有出现病人死亡的情况，并且医务人员没有出现感染的情况，这是很了不起的。所以休舱时大家是非常高兴的，但是我们也要看到，我们迎来这一天代价是很大的，武汉人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。

## 两天建成，闯过艰难时刻

《新民周刊》：如此大规模的方舱医院，历史上是没有过的。一开始你们遇到了哪些困难？

**张继明：**武昌方舱医院只用了29个小时建设，我们2月4日到的时候实际上还没有完全准备好。

2月5日当天晚上11点，我们就开始接收病人了，到第二天上午一共500名病人入院。

最初几天方舱医院条件确实比较艰苦。第一批病人第二天的早饭，快要十点钟才吃上。

最早一批病人进入方舱医院后，床上有床单、床垫、被褥，有热水袋，有电热毯，每个人一个箱子，里面有口罩、洗漱用品，